

<<过故人庄>>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过故人庄>>

13位ISBN编号：9787515303161

10位ISBN编号：7515303166

出版时间：2011-12

出版时间：中国青年出版社

作者：黄恩鹏

页数：21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 <<过故人庄>>

### 内容概要

《过故人庄》以“亲在”的审美主体介入、体验自然万物，用敏感的心体验村庄、河流、山峦、虫豸的小生活，意在以大量游历的经历为基础，倾听大地，倾听内心。作者就像居住瓦尔登湖的梭罗一般，坚持对卑微生命的关注和对人本精神力量的开掘，让思想闪映一种唯美的、有历史感的诗性意义。

## <<过故人庄>>

### 作者简介

黄恩鹏：笔名黄老颯、清风渔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北京某艺术学院文艺研究所。  
出版有散文随笔集《慵读时光》《星辙》《中国古诗内质之丽》《散文诗艺术审美》等。  
曾担纲多部电视文化专题片总撰稿。

<<过故人庄>>

书籍目录

自序：谁是谁的果实  
谁的内心吹开了雪  
风把金子掀进大海  
在时间里挖掘  
灵魂的一生  
有人彻夜谈论幸福  
一粒盐里的海  
过故人庄  
秋的抢劫  
箫瑟之声从墙角传来  
无可救药的人来看大海  
你要看护好果实  
谁在丝竹的光上漫步  
魂化为鹰  
雪的断想  
清明时节  
人生意象  
赞美青涩  
奔跑  
疲惫的稻谷  
重新开始

.....

## &lt;&lt;过故人庄&gt;&gt;

## 章节摘录

谁的内心吹开了雪 大风吹！  
 把多少翅膀吹到了山外？  
 把谁的内心吹开了雪？  
 空气停息了，一些声音并没有消失。  
 雨水离开了云的家。  
 无处藏身的鸟群，将骨头、汗、盐和血，掩埋天上。  
 方向远去，回忆丢失了重量。  
 那位身披蓑衣头戴竹笠的渔人，是否还坐在时间深处，垂钓千年的时光？  
 一个寒凝了心灵的时代，唯有贤者，才会去山里采撷稀有的菊花。  
 菊花开放，小小花瓣摆渡心灵的高洁。  
 山那边的风吹啊吹，把一场雪吹进了那个人的内心，灵魂秘密地殉葬，果实悄然地转移，他的心灵被大雪清洗，他的身体因此而在千年的河畔生根、发芽。  
 他也看见了阳光的悲伤。  
 树桠间分蘖出一个又一个小小的王。  
 大地与宿命，民谣与颂歌，被一种锐器刺伤。  
 江湖在侧，庙堂遥远。  
 一些人攀上了时间的长路，他们把血中密存的宝剑藏进了漫天风雪，然后随雪花一起跌进了岁月深不可测的谷底。  
 大风吹，大雪下。  
 这一场大雪啊，能否召回一些破碎的灵魂？  
 风把金子掀进大海 风把金子掀进大海。  
 涟漪。  
 激滟。  
 辽阔无边。  
 我在黑暗中起身四望：那涌来的香啊，复活了梦幻。  
 风把金子掀进大海，大海捧出馨香的花瓣。  
 这携着阳光花瓣的南风席卷海面，让所有颜色瞬间黯淡。  
 鸥鸟飞翔的海面，奔跃着一队队装满麦子的马车。  
 他们辛勤耕耘，默默承担；他们不怕苦难，风雨经年。  
 这是他们的收获，比美好还要美好，让无限更加无限： 阳光下的大海，秋天丰腴的麦田！  
 风把金子掀进大海。  
 大海深处，一片长满谷物的桑田。  
 我闻见每片叶子溢出的香味，我看见每颗果子绽开的笑脸。  
 风把金子掀进大海。  
 大海是盛满金子的瓦罐。  
 那些白帆犁开海面捡拾金子。  
 岸畔青山，是储金的屋檐。  
 在时间里挖掘 远处雪山，黄铜渐渐堆积，又渐渐减少。  
 漫天炉火，只一瞬间，便把一座山烧尽。  
 黯然。  
 惆怅。  
 一种敌意力量迸发。  
 它残暴、冷酷，不留一丝情面。  
 青葱的年华被逼到一个角落不能伸展枝叶。  
 灯光载不动的大地，饥饿的词语和失血的梦想，苍白、破败。

## &lt;&lt;过故人庄&gt;&gt;

在时间里挖掘，要有一颗披坚执锐的心。

现在，北方的树叶还未脱落，一场大雪便汹涌而至。

苍茫的群山阻断了归乡的雁路。

大雪之下，河水怀抱忧郁流淌。

一切命运等待走过。

前世与今生，我在一枚雪花的冷肃里，仓惶逃亡。

身子长出茎叶和根须的大雪。

一种冷肃把自己缩得轻盈的大雪。

叹息命运为我缔造伤痕、怨恨无影无踪的大雪。

在落日时分来临。

而我，在大雪里一生逗留，两袖清风。

把土壤翻新，在时间里挖掘。

大雪总会让我血热。

漫天大雪，有我从前的果林。

灵魂的一生 漫无边际的黄沙让所有人丢失了故乡。

灵魂的一生被磨得遍体鳞伤。

混浊的河岸，我把一些乌云搬到船上。

我听见橹声自血液深处传来，清晰悦耳。

我身体里的马匹焦灼抖动。

遥远的大地，我的老花园何时萌出新芽？

大火来临，鸟群飞远。

肩负铁器的人，把自己锻造成一块金属，被时光一遍遍磨砺。

我不苛求过往的翅膀让蓝天倾斜，我不责难今天的脚步让道路陷落。

风花雪月没什么不好，它抚慰或修复了千疮百孔的大地。

大路延伸，盛装灵魂的山谷敞开了秘密。

弓箭折断，森林的种籽被大鸟掠走。

黑暗中的道路，被一场大雪洗刷一新。

那些虚度光阴的人啊，那些埋头苦干的人啊，你们带着沉重的肉体，走在灵魂的山间小路上。

但有谁，能数清自己一生的足迹？

有人彻夜谈论幸福 酒觥在手。

喧响或沉寂的日子，就这样被一次次宽恕。

一个孤独的夜晚。

孤独的我听见隔壁有人彻夜长谈。

他们以横陈的骸骨挥霍难眠的时光。

在相互抵达的沉醉里，凛然让步彼此对生活的理解。

头颅向下，脚步向上，一切等待变幻莫测。

往昔难再，方向中断，逃遁于灯焰深处的，是那些被隐喻了的事物。

其实，在现世的局里局外，他们谁也不能把谁看清。

幸福。

这是一个美好词汇。

在眼前，又似在天边。

那丧失了的一定会得到；那得到了的也一定会丧失。

他们彻夜谈论幸福。

那些际遇像一块磁石，吸净了血管里沉坠的铁。

大地黯淡，麦子闪光。

饱满的大地将一切给予了他们，他们是否也能给予大地一些什么？

比如幸福。

## &lt;&lt;过故人庄&gt;&gt;

一粒盐里的海 我看见了海，在一粒盐里澎湃。

细小、精致、洁白。

咸涩闪亮。

闪着太阳的重、月亮的轻。

它体内深埋一座大海，无数桨橹、无数晶莹的渔火和大蓝，深藏其中。

爆闪大质量的内核，推涌涛浪。

浪尖上的舟楫，花一样盛开。

海啊，在一粒盐里汹涌、闪光，光芒横贯天际。

所有的征路和泪水凝结成了一粒。

我甚至听见鸥鸟鸣叫：尖锐、凌厉，吐放闪电。

似一位饱经沧桑的老水手，沧桑的脸被海风刻满了皱纹。

多少年了，老水手坚守海的意志和浪的信念，摆渡在一粒盐里。

一粒盐，它在大海深处要经历多少次淬炼、提纯，才会晶莹剔透？

那是大海蓝色火焰析出的一枚精致的玉、一朵永不会迷失方向的火，准确地穿越了漫漫长夜。

大海。

一粒盐。

一粒又一粒盐诞生，一座又一座大海，横空出世！

过故人庄 从今天起，我把大地上每一个村庄都叫故乡，把每一个人都认作我的乡亲。

我走到哪里，哪里都会有我熟悉的乡音。

村庄里有我最喜欢喝的米酒，有一位叫菊的恋人，我会在绿树掩映的村口，看见她菊花般的笑容，我邀她一同登临青山，银子一样的河流在山脚下静静流淌；装满阳光金子的田园，在每一座房子下闪耀。

还有亲切的菜圃，谷场上闪亮的稻谷，撒欢的小黄狗追着飞起飞落的小鸟。

故人庄啊故人庄，当有一天我走不动了也成了故人，有谁还能从我窗子下路过？

我备好的美酒等着谁来共饮？

又能与谁共话桑麻？

又到了菊花盛开的重阳季节。

故乡啊故乡，我已闻到了菊花酒醇厚的酒香&hellip;&hellip; 秋的抢劫 大片锋利而闪亮的鸟鸣被南风一路驱赶，一路抢劫麦子。

我看见天地王国的一支硕大乐队，在拉开的大幕里，开始最后的演奏。

那些纯铜的乐器，比任何一种物件还要明亮，它们直抵黑暗的内部，引爆返照的回光。

麻雀。

虫蠹。

落叶。

随一根看不见的指挥棒上下翻飞。

它们小小的翅影，在我的眼前时隐时现。

已是很久了，坐在一座湖边看云。

看云替雨发光。

听鸟儿在天上踏出脚步声。

看风里的花魂雨里的草香印在一缕霞色上。

看太阳挥动金鞭驱赶一只只白羊横渡遥遥邈远的梦境，慢慢走在记忆的原野上，从岁月的这一边到那一边。

羊的寓言，让孤独更加孤独，让沧桑更加沧桑。

而花儿依然盛开，草依然举起火烛。

万物依旧承担腐烂和新生。

阳光下，蜜蜂骑着世上最勇猛的马匹疯狂奔驰。

它们抓紧一切时间擦亮体内的花光，熬煮一炉芳香的烈火。

## &lt;&lt;过故人庄&gt;&gt;

那么，是谁把老马放回时光的草原，重新挑选一匹新马，骑着它进入秋天？

这个秋天还是下一个秋天？

谁能一掷千金，以天下最足色的纯度为我打造一个梦想？

我于此世看见彼世。

我于果核内部看见一棵树的嘹亮。

我于古老牧歌里拾取一些飘坠的音符。

我于早上迟到的光线里，看生命由青丝变成一茬白发，来不及一声叹息与惊咤，就行将日暮。

秋风哦，为何这般无休无止也无情的抢劫？

我于山顶之上孤独于一种遥望：燕子在天边翻晒麦粒，谁的深秋如此这般金黄？

箫瑟之声从墙角传来 一个墙角，竟有箫瑟之声！

滑过了坚硬的石头，你悲怆的心灵佛意弥漫。

我倾听，荒草向天空举起明月。

饮一樽老酒，弦上叹嘘四起。

手持汉词，我以文字的拂尘拭去心灵的灰垢，于静室解开一把旧锁——这多年未听的音乐，大水一样漫过了远方的村庄、田野、南山与河流，连同我抢购的现实。

感谢蹉跎岁月，不让我成为碑。

我无踪亦无息慢慢行走。

肩负囊，手扶马，在这个不能驰奔的时代，一切将是多么的安静。

我如音符，在这根弦上滑落，又在那只箫孔里跌倒。

这箫瑟滑出的飒飒风雨，这闭上眼睛就能看见祖先苦难的箫瑟之声呀，把满天清澈的文字打开，打开……无可救药的人来看大海 一个来看大海的人，是什么让他在一个春天把自己完全裸开？

灵魂疼痛，但他不会以刀迎客，更不会一意孤行，放弃鲜花让石头横行。

只因溪水浅薄，无法理喻大海的行为，更无法听见大海深处战马的蹄声。

那些暗礁、黑云会时隐时现，大将小卒面对灵魂的顽敌鸣锣叫阵，他丝毫不予理睬。

他在遭受践踏的麦地里独自行走，听血暴涨，看鸟群淹没大海。

他像一只受伤的豹子，拔掉了滴血的箭头，敏捷地穿过险象环生的大地。

与自己对立，永远无法谈论成败。

海那边，有人日夜磨剑！

他一个人来到大海边，吹一吹咸涩的风。

看大海翻腾矛戟斧盾和弓箭。

他不再以剑抵挡。

他以一朵渔火与这些阴冷的兵器决一生死。

哪怕粉身碎骨，也要心灵完整。

他祈求一个春天的花儿，在大海深处全部盛开。

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或者，一个迷途不返、不可救药的人。

你要看护好果实 孩子，你长大了。

你身边的每一枚果实都是一座仓廩。

那里蓄藏你所有的梦想和整个春天，也蓄藏饥饿、邪祟和离乱。

但是，坚守佛意的你，一定要慈悲为怀，让所有卑微的花儿在阳光下平静盛开。

你要把犹疑的种籽埋藏，让所有的树木在清风里平静开花、吐绿。

风雨来临，羊群归栏。

你要看好麦子，它们，时刻都有被刈割的可能。

但是，孤独的你，也绝不能无视江河被斫伤。

你要把内心的子弹准确射向那些偷猎浪花的强盗和顽匪。

把一个又一个阻碍心灵清流的石头，击碎，再击碎！



## &lt;&lt;过故人庄&gt;&gt;

孩子，快展开你那修磨好的翅膀，与大地一起转动，与天空一起飞翔。  
夜深了，孤独的你，不能在肮脏的黑店安身，你要在山野草泽的襁褓里坚强活着。  
你该清醒坚强的意义。

大风来了，大雨来了。

我的好孩子，你要看护好这满园子里的丰硕果实。

谁在丝竹的光上漫步 弦上。

我凝视一双手。

似急促或蹒跚的脚步，走在民歌的一条长长长长江岸上。

上下起伏。

弹拨滚沸的江河水，推涌激滟随波千万里的大流。

无数星星，从圆圆缺缺的月亮里出发，向悲悲切切的民间深处，向曲曲弯弯的时光远处，向深深浅浅的、我的脚印尽处——跌跌宕宕 涌来。

这是谁，为我打开了一扇窗子，让我聆听天边呼啸的风雨？

又是谁，为我邀来了一道闪电，让我怀抱音乐的火把，走向那深冬的麦地？

那一条条金色的根须啊，缠绕柔软的梦呓， 仿佛一个沉降已久的词语：孤寂、凄迷而又凌厉

！

这是谁，在弦上奔走，让我看见生命的热力在银光中传递？

又是谁，点燃雪的火焰，让我敞开风中的寒光、打开云的迷离？

酒觥在手，多情的义人啊，你以豪歌的魂魄，驱赶我内心的黑夜，在太阳升起之际，以伤痛的翅膀，高举起梦想的旗帜。

在音乐中，我凝视一些身影。

他们，在丝竹的光上漫步，这般痴情，这般沉迷。

心上，充盈沛然的雨意。

江水翻涌，时光嬗递；枝叶颤动，花香满地。

心爱的人啊，请敞开芬芳的身体。

这一瞬间，我与这丝竹的光一起，在漫天的风雪中带着一身沧桑驱驰。

魂化为鹰 ——听布鲁诺·库列斯《喜马拉雅》 那是谁的脚步向我走来

？

那是谁的梦境向我闪亮？

那是谁的月亮、谁的星辰、谁的玛尼堆、谁的轮回，在牦牛的蹄声里发出圣洁的光？

那又是谁的魂撞着了我的魄，让我的心颤动不已？

鹰笛啸傲，法号奔涌，撕裂了天上的乌云。

我整颗心，浴在了旋地而起的风雪里；我微茫的思绪，融在了六字真言中：唵嘛呢叭咪吽……慈悲的莲花灿灿盛开，新生的云朵擦亮了蓝天。

山峦转动，念珠转动，身影在唱词中艰难行走。

玛尼在侧，风旗起舞，一颗心连着另一颗心，一朵莲花连着另一朵莲花。

走啊走，你们，赶着牦牛，在逶迤的群山间走，在湖光悬飞的鹰影里走，在盐和青稞的梦里不停地走……羯鼓沉沉，骨笛悠悠。

悲悯的燧火洞穿了石壁，身殒圣途，一颗心依然举着月亮。

星光下、风雪里，十万旃檀，十万只佛手，高高、高高托起一个天堂。

卑微高贵的人啊，大德大仁的人啊，你们身披襁褓而行，一路被法号指引，一路闻见了佛陀的花香。

野火盈盈，三更的钲铙敲响，一声、两声、三声……声声凄壮。

七彩祥云高高在上，无边风雪高高在上， 高原的灵光高高在上，谦卑的生命高高在上……你们在地，身化雪山； 你们在天，魂化为鹰。

路无尽头，天无尽头，圣洁的心，牵着一生一世的情缘。

梵烟飘荡，清泉月光，雪意在胸中激扬。

## &lt;&lt;过故人庄&gt;&gt;

轮回的路上，谁诵福音于现世，形影孤单一路不停？  
 征程漫漫，漫漫征程，谁冰峰一样立起、又高原一样伸展长臂长叩不止？  
 走啊走啊，一路叩拜。  
 把头颅深入大地，把魂魄植进群山。  
 生者在走，死者在走，坚强的人生在走，所有的心愿和祈望在走。  
 寥廓的苍穹下，你们不停地走。  
 法号雄浑，弦歌苍茫。  
 犄角上，一颗星辰，在天边，悄悄燃亮……雪的断想 下雪了。  
 多么干净的大地！  
 请不要留在家中：你要和那些活泼的小山雀一起，到雪的王宫里沐浴。  
 你要用这天堂里的最纯洁的圣水梳洗一下美丽的羽毛，让自己更干净地飞翔。  
 你要往思念里牵进一缕清风，让它吹奏神曲，在心与心之间聆听一阵紧似一阵的雪意，看风把果实从枝头轻轻摘走，轻轻放进你的梦里。  
 你还去看看南飞的白额雁、迁徙万里的红嘴鸥——这些天堂的游仙啊，飞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芳香。  
 它们携大片花籽深入了云层，让一场雪踏着心灵的步韵，准时到来。  
 这些月光的细屑，它们把最美的年华种下，让一个难负的沉重，在它们潇洒的飞扬里彻底消失。  
 那些以银河之水滋养的花朵的小骨头，婴儿般娇嫩。  
 下雪了，你要和漫天琼花一起，尽情绽放、舒展心灵的枝叶；你要和这令你独醒的冷冽一起，亲近天地间一种汹涌万物生机的大静、大悯和大慈。  
 雪把一些光阴搬到了别处，那里必定春光无限。  
 雪让一些青山和一些河流缩回天空或大地深处。  
 我多么希望：雪让大地返回原初和开始，让这个脏了衣服的孩儿重新回到宇宙的子宫，迎受圣灵的施洗，再一次崭新地出生！  
 清明时节 —— 写给父亲母亲 清明时节，雨纷纷。  
 一场温润的雨软化了一颗怀想的心，绒绒嫩嫩的小草拱出了思念的土壤。  
 这一天，一切都默不做声，唯有雨在摩挲大地。  
 生命在萌芽中流变。  
 山岭、溪水以及春意初萌的树木在眼睛里湿润。  
 词语流淌，生命意象飞成了鸟儿的弧线。  
 往事踩着绵长的小路走向幽远。  
 一些冷，在一些暖中逃逸；一些失去，在一些存在中游离；一些缱绻，被一些清泪的光亮驮回了故乡；一些思绪，被几只似曾相识的乡亲一样的小鸟，衔起来，飞向天边。  
 让亲人在青山秀水的地方安家，让每一年的花开为生命守灵。  
 即使有了风雨雪霜，也不会让灵魂失去山的形状和水的姿态。  
 但我常常，会随一株草的根须深入泥土，潜回时光的最深处默默凝望。  
 我看见，我的父亲母亲在大地的缝隙里默默走着。  
 多像两只老牛，一生拉犁不歇。  
 一枚光的叶子在我体内抖动，生出另一枚新的叶子。  
 无法阻止的流水，在悄然增多的沟壑里消逝、魂化。  
 年复一年的风声雨声，年复一年在飘忽中闪着光亮。  
 在这个到处萌生绿意的时节，我是否还像从前一样，触到周身上下少年血的热度？  
 人生意象 一只火狐在时间的缝隙一闪。  
 向西。  
 没有谁会阻止脚步的飞越。  
 它在一炷香的燃熄里轮回，它在一根火烛的啸吟里焚毁。  
 让我葱翠的梦，不再回归原初。

## &lt;&lt;过故人庄&gt;&gt;

熄灭你们生的火，到太阳点燃的火堆里去吧。  
 我从东向西行进。  
 没有一刻安宁的影子，时间的候鸟不会永远等待我的准备。  
 但我必须让新的一天进入生命的祷唱。  
 我必须在一种大寂里聆听远方的风雪，在迷离的飞逝里裹紧水流的速度，把墓碑风化成一缕光，传递给时间巨大的飞翔。  
 我必须在时光跌落之前，把酒神和粮，送回遥远孤独的故乡，喂养我委顿的灵魂。  
 提灯的人从远方走来。  
 我必须打开柴门，迎迓大雪里归来的鸟群。  
 我听见了村庄里的呼吸。  
 一根草要从灵魂的根部出发，抵达柔细的枝头。  
 这一根草哦，是不是从前的我，与另一根草在洒满阳光的河岸上相携相拥，装扮成亲的花房？  
 火中残留昨日的草香。  
 我唯一的琴搁在了大地的边缘，它散发着音乐的光芒。  
 那一盏漂泊的灯，带着谁伤痛的泪水，在水边继续流浪？  
 &mdash;&mdash;别再迟疑了，我要打点行装，再带上一支芦笛，走向你！  
 黎明。  
 我看见，一位忧伤的诗人骑着用一生精血饲养的白马，向西，踽踽而行&hellip;&hellip; 赞美青涩  
 那些青涩的光，就在不远的季节里摇曳，并且快速穿过我的身体，抽走我的精血。  
 它跟随一场大风，汹涌、跌宕、狂啸起伏；它追撵一条大水，攀登、奔腾、飞流直下；它怀抱苍茫的大野，下一场滋养麦子的雨雪，刮一场让树木萌动嫩芽的煦风。  
 它内心神圣、宁静。  
 它打开圣书，一页一页念着：泥土。  
 花草。  
 鸟鸣。  
 河流。  
 大海&hellip;&hellip; 从一匹马开始，它一路攀跃，马不停蹄，洞穿一个又一个黑夜。  
 它青涩的光芒，是骨骼里坚韧的钙质，锐意直抵阳光的内部。  
 它让遥远的那个女孩投进了月亮深处。  
 上升，再上升。  
 带着一身诡秘的花香和一块沉重的岩石，沉进高处的深潭，义无反顾，毅然决然。  
 它让那位追赶巨大火团的父亲，将血液化为一场大雨洒向奔腾的大地。  
 他挽住时光的绳索，让灵魂拒绝跌落。  
 它让青涩的光芒闪亮在桃林。  
 它让朽腐了的老树，重新开始萌发、分蘖、绽蕾、结实，生出更为青涩的青涩。  
 没有被毁灭了的枯枝败叶，没有被瓦解了的日月星辰，没有被解构了的诸多意义。  
 我将看见比春天更早的时光来临。  
 沉冰融化了的大地，果实传递着内心的灯盏和苦难的盐。  
 劳动的肌肤，像月光银色的藤叶，脱胎换骨再次重生。  
 我在心灵的晴空里，燕子一样盘旋，追逐散失的时光。  
 我在时光的幽处看故人怀抱一只古琴，在潇潇的雨意里，独自走向遥远。  
 奔跑 我赤裸双足奔跑。  
 山峦和大海从肩胛上飞驰而过，长发掠起大雨。  
 耳畔潮水汹涌，一浪高过一浪。  
 心在击水。  
 足底触及地面如甩响的脆鞭。  
 奔跑。

## &lt;&lt;过故人庄&gt;&gt;

血之根须在风中飘扬，汗之树叶在空气里盈盈吐绿，呼吸的花儿尽情绽放。

脉搏振动阳光，向着彼岸的虹彩和鸟鸣的方向。

山在涌动，海在漫涨，将我淹没。

闪电荡响血脉。

雷霆拍击胸膛。

日月在眼前交替。

过去和未来在心中不朽。

那是风雨，率领我的灵魂，骑上世上最勇猛的马匹，纵横千里驰骋；那是长河，掀起大片大片的涛声，激情澎湃，推动大帆远行；那是黄沙，飘舞大袖、反弹琵琶的飞天女子，飞离了生命的荒原。

奔跑。

一路青山转动佛珠。

甩脱现实与梦想的包围；甩脱瞬间与永恒的缠裹；甩脱原则与秩序的剿杀；甩脱方向与方式的趋引；甩脱沉沦与浮起的禁锢。

甩脱所有重负，连同思考，连同爱情，只剩下一个空壳在飘。

我看见：石块碎裂在空中划出弧线。

我听见：苍鹰抓碎悬崖的鸣啸。

我闻见：天堂的雪莲异香扑鼻。

我进入宗教的虚无。

我溶进想象的生动。

我的梦被肢解了所有的结构。

我奔跑了千年。

我在虔诚中凝聚或溃散。

我在热烈中沉寂或平和。

我在高蹈中外放或内敛。

我在奇谲狂放的抽象里，完成了一次思想的远游。

我在奔跑。

远离起点与终点。

远离最初与结局。

远离偶然与必然。

远离形而上与形而下&hellip;&hellip; 有谁醉心于这样的奔跑？

疲惫的稻谷 时间的亡魂受命于天地的秘示。

它们悄然活在记忆里，东躲西藏，移花接木。

大地啊，你已把财富耗尽，空余外壳。

风一吹就散。

稻。

谷。

把自己掩埋深山老宅。

它们疲惫至极，闭门谢客。

它们为一种得之不易的光芒，无休止奔跑，与风雨争夺王位。

但是，这些稻谷是否与我一样，看见马厩就看见了追撵进逼的豹子，在灵魂饥饿的异乡踟蹰？

处女的脂香。

洁白的细瓷。

我小心捧出。

这大地初生的稻谷啊，日夜鏖战，生命呈现疲惫。

我听见那些喘息来自大地深处。

我要在你茫然的黑夜，点燃我头上仅存的光芒。

我把灵魂中仅有的一点黄金，全都给你！

## &lt;&lt;过故人庄&gt;&gt;

现在，我用斧子劈开一条河，看里面是否还有我从前的脚印？

重新开始 城门大开，大水卷走了落日，大风撞翻了山峦。

被洗净的石头，闪着舍利子的光。

“但愿啊，这一只灯盏，能照亮流浪的灵魂。

”一个声音响起。

我看见山那边，我和我的子孙艰难地负笈而行。

把所有的刀剑都打造成犁铧。

花瓣。

花蕊。

花的泥土。

幻灭无常的肉体。

物质与精神的逃亡。

月亮吐出了一座花园。

大地将以嫩绿重新施洗一切过错、黑暗和罪孽。

脚步是轻的。

叹息和祈盼是轻的。

绝望的麦子缭绕的气息是轻的。

抬头仰视天空。

我看见了什么？

是温存的云霓铺开了阳光的大路，让漫天雨水重回江河不再溢出？

是连绵的山峰不再受伤，皮肤完美光滑，太阳像刚刚从清水里洗濯干净的鲜润石榴，闪烁祥瑞的光芒？

鸟群飞来。

森林与海水同时守望，那些漂泊的花朵，每一步都不再是阴险的陷阱。

双手合十，我祈求一切重新开始。

麦芒上能站几人 许多人拥挤麦芒上。

他们高嚷，手舞足蹈。

他们架着欲望的梯子，争先恐后钻进太阳里面，掏出大把大把黄金。

那些金子和乌云从礁石缝隙间钻出，侵占整个麦地。

戴着面具站在麦芒上的人，是饱食终日的强人。

他们对着镜子密谋，心比刀锋利。

麦芒。

麦粒。

一副弓箭。

茎秆与粗砺的根相连，大地之下的马蹄铮铮。

蚱蜢和麻雀飞过，轮番向麦田投下一块块石子。

再锋利的刀，也不能铲除这些勇猛善战的小匪。

我芒刺在背。

被一把山一样的大锁扣住，不能飞翔。

雷暴抢劫麦子！

刀与刀让它们分离。

自由来去的风吹着，它们分开又聚集。

没有什么能比雨水更了解大地的需求了。

古老的大地，播种者生活难以为继。

我不想做一根麦芒，也不想做在麦芒呵护下的懦弱稗草。

我只想是一颗支撑麦芒的麦粒，坚实敦厚，忍辱负重。

它在辽阔大地上，为一个个圆满，承受冬雪和春风、夏雨和秋阳。

## &lt;&lt;过故人庄&gt;&gt;

它淡泊、从容，任无知的麦芒攀缘金黄的籽实之上，继续充当虚荣的王冠。

种菊南山 一脉浅水，足够一生饮了。

一位诗人荷锄南山。

那些雨水张开了温存的臂膀，像拥抱一朵花那样拥抱着他。

那朵菊于九月开得最美。

鸟鸣。

月光。

一声唱腔。

都不会孤独。

它们照在山坡上，如风，如雨，一遍遍浴洗心灵。

种菊南山。

什么人这般的有福？

月亮盈满的时光里，一杯酒安静，一朵花安静。

涉世未深的水从石上流过，洗他：一钵米，一颗果，一盘蔬。

他逍遥，人民饥馑。

只是那些菊花，淡泊了一个人或一些世人，能否淡泊反复无常的人间尘埃和车马喧闹？

千年了！

何时我也把自己变成一株菊，在南山上，悄然种下。

去紫竹院看莲 这一朵一朵白莲、粉莲和睡莲，从清晨的阳光细流里浴水而出，以整体的大美，将一夜幽暗掩埋，让岸边的青蒿和菖蒲黯然失色。

是谁把这些来自底层的花仙召集一起？

莲啊莲，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这千年万年的少女，在厚厚的污浊中永葆纯洁的自身。

在喧哗与噪动、邪恶与贪婪并存的都市，这些水的女儿却干净地盛开。

它们静修功德，于燥热中渐近圆满。

不曳尾泥涂，不入俗平庸，而以天光水脉浴洗身心。

生于淤泥脱于淤泥，爽籁发而清风生。

谁说这个世界已彻底肮脏？

只要你排拒同流合污，只要你心为莲花！

归还清澈 我在冬日都市阴霾里走着。

我被现实的一种脏掠夺。

虚幻的富贵，淘空了心灵的全部。

长街灯盏，世俗火焰。

果实压低了的滩岸，疼痛反复更改大地。

狂沙和大水同时抵达，时间支离破碎，谁的灵魂拒绝融化？

天象在上，万物在下，一朵云循节气的缝隙逃离了人们的视线。

它无法眺望匆匆奔逃的江水，无法找到一块纯净的天空。

草木缠绕脚步，蓝天被小沟汊吞没。

花香迷醉了所有。

被劈开了的月桂和桃花，散放一种苦。

我只能，把最后一粒种籽播向大地。

荒滩占据了大海。

我与你在迷雾中走着。

我们，何时才能把心灵与心灵最后一道高墙拆除，让那些舒肝理肺、怡心健脾的萱草，尽情生长？

莲荷纯洁，却心甘情愿做污泥的青碑；玫瑰有刺，却从不拒绝贪婪的目光。

欲望和理想是同一个词义。

我记不清乌云的模样，是因为风潜伏左右。

<<过故人庄>>

盘踞江河的大蛇，正精心策划一场抢劫。

那些水的亡魂啊，为我们的祖先背负沉重的天问！

鸟在水里，鱼在天上。

我全身长满了鳞片 and 尾鳍，一路寻找干净的月光河流。

但是，已然来不及了——现实的闪电被当作令箭，狂风一吹，无数金币哗哗作响。

牧人哭泣，散落滩野的羊群，被风雨赶下了大海。

那些躲避尘垢的草木，在不为人知的角落里，度过了孤独凄苦的一生。

大片清澈正在迷失。

我的后人，我该如何把这些清澈归还给你？

但我看见：山涧的一道溪流，却能在一块玉的内心盛开辽阔的鸟鸣。

它纯洁无瑕，不媚俗流；它小小的躯身，却能举起沉重的天空；它以潜藏的火焰，燃遍了大地所有！

⋮

<<过故人庄>>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